

在西行求法史上，法显早于玄奘230年，开中国人求法印度的先河，被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人物 CELEBRITY

已近耄耋的他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在惊涛骇浪中九死一生回到中土，完成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成就一段不朽的传奇，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到海外求经的僧人。



历经13年，行经30余国，花甲之年的法显经过万仞雪山、无边沙漠、葱岭强盗、同伴病故等无数艰险，终于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觅得真经戒律。而为了将律法带回故国，

法显的 丝路行谊及佛学贡献

文 / 张浩

千六百多年前，伴随着声声驼铃，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迎来了一位朝圣者——法显（约335-420年）。公元399年，法显以65岁高龄从长安出发，为求佛法，他蹈危履险、跋涉万里，经十四年游历三十余国取经回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位遍历海陆丝绸之路的求法高僧。在西行求法史上，法显早于玄奘230年，开中国人求法印度的先河，被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史评“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

显之比”，义净也曾赞誉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梁启超先生更盛赞法显为“西行取经的拓荒者”。此外，法显还被斯里兰卡人民誉为“伟大的英雄”。如今，法显等先人所开辟的这条重要通道还将为“一带一路”宏伟战略构想发挥沟通丝路各国民心、促进沿线人民文化交流、推动丝路周边国家和平合作的指导性作用。

蹈危履险 相契同行

佛法初传中国，主要依赖于印度、中亚、西域僧人的译介和传播。到魏晋之际，为了适应僧团壮大和佛教发展的需要，中土僧人掀起了远赴印度的求法运动。法显及其同伴就是这一运动中的求法僧。据《佛国记》记载，法显一行有十余人，分别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智严、慧简、僧绍、

宝云、僧景、慧达等。在西行求法遥远漫长的路途中，他们跨越流沙荒漠、穿越崇山峻岭等极端自然环境，经历了动荡与战乱，历尽了艰辛和磨难，多次绝处逢生，只因他们矢志求法取经、追求真理。在凶险的西行途中，他们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当僧队行进到弗楼沙国时，慧景病重。道整断然放弃自己的朝圣计划，全身心地照料生病的同伴；慧达得知慧景病情马上返回探望，给同伴以情感的慰藉。经过短暂的安居，慧景、道整与法显三人来到冬夏积雪、人皆寒颤的小雪山。在他们翻越雪山时，大病初愈的慧景因突遭寒风而跌倒在地、口吐白沫。在生命弥留之际，他为顾全友人性命，果断劝法显和道整“便可时去，勿得俱死”。性格刚强的法显此时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悲痛，抱着慧景悲恸地说，取经事业未竟，老天就让你离开我们而去，命运为何如此安排呢！上述事迹每每读来，都令人感动不已。正是这些献身求法、追求真理的僧人谱写了人类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求法取经史，彰显了人格的伟大与人性的光辉。

王公护法 天竺巡礼

西行求法首先得解决基本的衣食问题，这就需要寻求“檀越”（资助人）。法显西行途中，以其对佛法的虔诚信仰及不畏艰险、献身求法的高洁志行，感动了丝路沿途的王公大臣，如张掖王段业、太守李暹、苻公孙等，他们为法显等人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有利的保护。当时西域各国动乱不堪、战乱频仍。法显等人行止张掖地界，道路因战乱而受阻不通，凭借张掖王



由于法显“其人恭顺，言辄依实”，在他的《佛国记》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印度、斯里兰卡及于阗、龟兹等地的翔实而珍贵的史料，是研究这些地区中古史的重要典籍。

图为表现西域于阗国风物的敦煌壁画。

段业的保护和资助才得以继续前行。及至敦煌境内，在太守李暹的供给下度过流沙飞石的白龙堆荒漠。在焉夷国境内，依靠苻公孙的供给，法显等人得以度过凶险难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法显等人忘身求法的行动、艰苦卓绝的精神不仅获得了西域王公的资助和护持，还得到了天竺境内僧众的一致认可。当法显等人巡礼至北天竺毗荼国及中天竺拘萨罗国舍卫城时，当地僧俗对他们这队出家学道、远赴天竺求法取经的“边地”僧众报以崇敬并给予礼遇，同时也悉心供给这些虔诚的汉地僧人一切日用所需，使法显等人能够继续瞻仰巡礼、前行求法。在众多巡礼活动中，最为感人的是法显在王舍城附近礼拜佛迹一事。当时他行止于耆闍崛山，欲礼拜佛说《首楞严经》处，有二僧送法显上山，因夜黑路险、猛兽出没而不愿前行，劝法显一道下山。法显对他们说，我远涉万里来此，就是为了瞻仰佛迹，岂可因惧怕危险而放弃多年来心中礼佛的虔诚信仰，于是独自上山烧香礼拜。当然，法显一刻未曾忘记他来天竺寻求戒律的使命。他一面瞻仰膜拜佛教圣地，一面四处寻求佛典经律、访求高僧。他先后在巴连弗邑、多摩梨帝国以及师子国客居七年。在此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梵语、梵书，并夜以继日地抄写经律论藏和描摹佛像，最后携《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等十余部六十多卷梵本佛典从狮子国搭海船回国，此时法显已年逾古稀。

浮海东还 历尽艰辛

在法显生活的那个时代，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还不发达，导航设备也比较简单，海上航行又要面对变幻莫测的狂风暴雨、骇人听闻的滔天巨浪、危机四伏的岩石暗礁与凶恶残忍的海盗等风险。法显明知海上航行凶险万分，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莫高窟第323窟·初唐

西汉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到中亚、欧洲，这就是后世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幅壁画极为特殊，将“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佛像传入中国汉地的开端。

法显西行求法，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出发的。

毅然选择取道海路、携经归国，没有超迈的勇气以及坚定的佛门信仰这是不可想象的。据《佛国记》记载，浮海东还中，从狮子国到耶婆提国和从耶婆提国到长广郡这两段行程极为凶险。在前段航行中，法显所搭乘的商船突然遭遇狂风暴雨，船漏水进、命在旦夕，见此情形，客商都惊恐万分，法显却镇定自若。他一边心中默默祈祷神明护佑海船平安，一边抛掷身边的杂重物品、参与救助。而在后段海行中，法显险些送命。他所乘的商船自耶婆提国航行一月后，又遭遇“黑风暴雨”。全船人尽皆惶恐忧惧，有婆罗门外道多人把海上的风险归罪于法显，并商议要把法显丢弃到孤岛边，法显命悬一线。就在此时，资助法显的商人挺身而出，镇服了婆罗门众的邪恶举动，保护了法显及佛典的安全。从这些记载来看，正是僧商之间共赴危难、精诚合

作，才战胜了凶险无情的海行。而法显最终携经浮海东归，不仅开中国求法僧往返海路取经的先河，更引导后世的中国人络绎不绝地循海路取经。

归国译经 弘播佛法

法显于公元412年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欲返长安完成译经事业，后因北方动乱而放弃。次年，78岁的法显来到当时较为安定的南方佛教重镇——建康（今南京）道场寺，专心刻苦译经。在七年间，法显与天竺禅师佛陀跋陀罗共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大般

泥洹经》六卷、《杂藏经》一卷、《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等经论。此外，他还集结整理了《十诵律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僧祇比丘戒本》《僧尼戒本》等戒本。法显80多岁时，又前往湖北荆州新寺一带弘传佛法，直到86岁（有说82岁）离世，结束了他一生伟大而神圣的取经、译经、弘法事业。

法显把一生都献给了佛教事业，他在佛学上的成就及对佛教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首先，法显通过西行求法的宏愿振兴了中国的佛教事业，改变了佛教戒律残缺的状况，为比丘和比丘尼的修行持戒提供了依据和典范，纯洁了僧团、弘扬了佛法。其次，法显从印度和斯里兰卡所携归的《萨婆多众律》《摩诃僧祇众律》及《弥沙塞律》这三部律与后来唐代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共同构成了汉地传承的佛教四大部系戒律，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史、部派佛教史及佛教文献的传承都很有意义。再次，法显同佛陀跋陀罗译出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经》对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经中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这一思想是以前的大乘经典完全没有的，它不仅直接引发了佛教史上著名的道生“一阐提皆得成佛”的公案，而且扫除了僧众修行成佛的障碍，更增进了僧众修行的信心。同时，因其符合“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步伐，为日后禅宗的萌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后，当慧远、道安等佛教领袖分别在南北方传播毗昙学之际，法显自天竺携回的《杂阿毗昙心》和《摩诃僧祇阿毗昙》等毗昙学

梵本对南北朝时期中国毗昙学派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著《佛国记》 功在千秋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为了方便后人增广见闻和开拓视野，法显写下了西行游历多年的记录《佛国记》（在后世著录中亦称《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及《历游天竺记》）。《佛国记》是法显根据亲身经历书写的纪实性传记，客观详实地叙述了他求法过程中体验到的交通情况、宗教文化、民俗风情、经济状况、社会制度等，是研究公元5世纪亚洲周边国家的宝贵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被译成英、法、日、印等多种文字，受到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的高度重视，成为享誉世界的名著。更为重要的是，该书见证了当时中国与周边邻国、邻族之间的和睦友爱与和平交流，这些珍贵的历史记载对于我们今天推动和增进亚太区域的和平安定与友好合作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法显及其同伴与王公檀越、佛国人民、往来海商，在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形成的出入相友、患难与共、互尊互信、亲密合作的人文精神，对于丝路各国践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及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都有重要的垂范作用。■

（作者单位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 姜小溪

明代刻本《佛国记》。

《佛国记》是法显亲身经历的游记。记述了法显自长安出发，至古印度等30余国游学，然后乘船返归，途中历经各国的所见所闻。

本书是中国佛教僧人旅游印度记中现存最古的典籍，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并为中古历史、地理之重要史料。

